

汪辟疆 著

光宣以来诗坛 旁记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光宣以来诗坛旁记

汪辟疆 著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光宣以来诗坛旁记/汪辟疆著. —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 1998. 3
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近世文化书系)

ISBN 7-5382-5043-3

I. 光… II. 汪… III. 诗歌-文学研究-中国-清后期 IV. I207.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2753 号

学术策划	王 士	林 夕	柳 叶	
文库工作室	俞晓群	杨 力	马 芳	王越男
	王之江	柳青松	赵中男	袁启江

总 发 行 人 俞晓群

责 任 编 辑 王之江

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

封 面 设 计 陶雪华

责 任 校 对 王 玲

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

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4.125

字 数 90 千字 插页 1

印 数 1—10,000 册

定 价 5.00 元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第二辑弁言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生也逢辰，问世之时，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大步，书业也连带繁荣兴盛，因此初印销数不俗，令人高兴。但也可说生不逢辰：因为某些媚俗的销售方式时下日益成为出版行业的时髦操作手段，走进书市，“爆”、“炒”之声不停，大违筹议这一《文库》时的行销氛围。在这情况下，像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这类图书，究竟应该如何进入市场，迎迓读者，颇劳心神。在这时刻，有明眼人忽然援引马克思名言：“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，而将永远存在……”，以为书业箴诫。我们读之大喜，铭诵再三，并据以拈出十二大字：“不求显赫一时，但愿传诸久远”，成为我们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。也因此使我们坚定信心，决心朝这方向不断前进——即使可能出现某种挫折。

既然“传诸久远”成为我们的基本方针，自然需要我们在选题、编纂、排校等等运作上更费心力。第一辑出书后，反应大抵可以，但是批评意见仍然不少。当年《万有文库》定价低廉，我们可说是大体继承下来了；据说当时的某些图书校讎未精，为时人诟病，我们力求避免，但是错谬之处还是可能出现；至于选题，入选之书虽然大多系经名家指点、高手操作，但就总体看，有些不免失诸凌乱（尤以外国文化书系为甚）。凡此种种，我们都认真听取批评，并在调整、改进之中。选题体系严飭，是我们追求的高目标，但就译作而言，因为版权关系，不免为难。就第二辑看，此病仍难消除。不过，当今的丛书，似乎追求系统、完整过多，有时不免因此影响质量。我们想学习巴老等前辈当年创办

《文化生活译丛》的办法，以质为尚，体例为次。自然不可“拉在篮里就是菜”，但是凡是可食的优质营养品，略加搭配，不论次第，纳入“篮”中，而不计较是否可以由此烧出一台完整的“满汉全席”。此种意义上的“菜篮子工程”，读者其许我乎？！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之能问世，得力于各位前辈学人、专家学者的指点。我们曾将有关各位大名，弃诸每册卷首，作为永久纪念。本辑开始，不再印出各位大名，而只是藏诸内心。把书编好、出好，为读者服务得更好，即是我们对各位贤硕的最好纪念和感谢！

一九九八年二月

本书说明

汪国垣(1887—1966),字辟疆,又字笠云,号方湖,又号展庵。江西彭泽人。1912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。历任江西心源大学、中央大学教授,1949年以后任南京大学教授。著有《目录学研究》、《汉魏六朝目录考》、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、《唐人小说考证》、《汪辟疆文集》等。

汪辟疆对古典小说、诗歌、目录学等均深有研究,尤其是光宣以来的近代诗歌,一直是他研究的重点。由于家世、交游等关系,他同诗坛前辈及并世名家多有往还酬唱,因而熟悉诗坛掌故,所论所记更有价值。其中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最负盛名。以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比拟诗人,前有瓶水斋主人《乾嘉诗坛点将录》,后有梦茗庵《近百年诗坛点将录》,虽被视为游戏兴到之作,但比拟之工,措语之巧,足可备一代艺林掌故。

石遗老人陈衍曾选有《近代诗钞》,汪辟疆对此不很满意,认为收录过杂,而且福建同乡的作品太多,因此想精选一部近代诗选。后因抗战爆发,书籍多失,这项工作便搁置下来。但他已为诗选准备了不少材料,其中有入选诗人的小传,后经门人程千帆整理而成《近代诗人小传稿》和这部《光宣以来诗坛旁记》。前者较为简略,后者多涉诗坛掌故,保存了当时诗坛不少第一手的资料,因此更为可贵。

本书是根据程千帆的整理本重排的,除改正一些明显错讹外,其他均仍其旧。

1997年10月

【目录】

本书说明

俞樾与袁随园 /1

周昀叔星誉 /3

周季貺星诒 /3

李慈铭 /4

记王湘绮 /5

张樵野侍郎 /9

张之洞 /16

赛金花(附洪钧墓志铭) /24

袁爽秋 /30

王乃徵 /30

樊增祥 /35

张百熙 /37

吴圭盒 /39

张幼樵 /40

八指头陀 /43

杨昀谷挽诗 /44

清末五小说家(林纾 李宝嘉 吴沃尧 刘鹗 曾朴) /45

林琴南逸诗 /54

顾印伯 /57

清诗汇 /59
钱能训、周树模与徐世昌 /61
秦幼衡 /63
朱祖谋 /64
易实甫 /65
王涤斋(子世黻) /66
李博孙丈 /70
吴眉孙 /71
梁节庵 /72
徐香雪 /74
李详与蒯光典、况周颐 /75
俞恪士 /79
梁公约逸诗 /81
段蔗叟 /82
谈海藏楼 /84
吴温叟 /87
张今颇都护 /88
桂伯华 /90
陈子言 /95
徐仲可 /98
龙毅甫 /100
李鸿枋与陈夔龙 /100
冯君木 /102

潘兰史 /103

黄晦闻 /104

潘若海 /106

刘龙慧 /107

爰居阁 /109

今传是楼主人狱中诗 /112

陈彦通《适屨集》/113

溥心畬 /118

瞿蜕园《西园王孙草书墨竹歌》/120

近人诗评 /123

俞樾与袁随园

袁简斋枚，己未朝考题为《赋得因风想玉珂》，有句云“声疑来禁院，人似隔天河”，刻画想字甚佳。时总裁诸公以为语涉不庄将接之。大司寇尹文端继善争曰：“此人肯用心思，必年少有才者，尚未解应制体裁耳。此庶吉士所以需教习也。倘进呈时有诘问，我当独奏。”众议始息。袁之与馆选，文端之力也。已而，上命尹教习庶吉士。袁献诗云：“琴囊已成焦尾断，风高转重落花红。”此袁尹文字因缘也。俞荫甫樾幼不习小楷，而故事殿廷考试专重字体。道光三十年，俞捷春官，保和殿复试获第一，人皆疑焉。后知为曾湘乡相国所赏所致。曾得俞卷，极赏其文，言于杜文正，必欲置第一。群公集观，皆曰：“文则佳矣，然仓卒中安能办此？殆录旧文耳。”曾曰：“不然，其诗亦相称，岂诗亦旧诗乎？”议遂定，由是得入翰林。诗题为《淡烟疏雨落花天》，俞诗有句云“花落春犹在”，曾奇赏之曰：“此与‘将飞更作回风舞，已落犹成半面妆’相似，他日所至未易量也。”后曾氏出将入相，功业之盛，一时无两。而俞氏则自罢豫学使后，沦弃终身，穷老著述，虽名满天下，然终以书生老矣。同治四年，俞在金陵寓书于曾公，述及前句，且曰：“由今思之，蓬山乍到，风引仍回，洵符花落之谶矣。然比来杜门撰述已及八十卷，虽名山坛坫万不敢望，而穷愁笔墨，倘有一字流传，或亦可言春在乎。此亦无聊之语，聊以解嘲，因颜所居曰春在堂。他日见吾师，当请为书此三字也。”师生沆瀣均缘诗句作合。俞氏事正与简斋相类，亦文坛嘉话也。俞氏亦曾以随园事相媲。其集有《上曾涤生爵相书》云：“金陵晋謁，小住节堂，一豫

一游，叨陪末座，穷园林之胜事，叙觞咏之幽情，致足乐也。忆袁随园上尹文端启事云：日落而军门半掩，知镫前尚有诗人。山游而僚属争看，怪车后常携隐者。樾以山野之眼，追随冠盖之间，颇有昔贤风趣。而吾师勋业高出文端之上，奚啻倍蓰，则樾之遭际亦远越随园矣。”云云，正引袁相况。又有《与肃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辈书》亦有云：“顷阅邸抄，知承恩命摄篆两江。因思金陵为名胜之区，又得阁下主持其间，未识有一席之地可以位置散材否？近世以浙人而作白下寓公者，惟随园老人至今艳称之。其人品、其学术均非樾所心折，然其数十年山林之福，实为文人所罕有，而非尹文端为制府，则亦安能有此耶？樾之薄福，固不敢希冀随园，而阁下勋名，则高出文端万万矣。”云云，取譬尹、袁，意亦犹之。（据《随园诗话》、《春在堂随笔》掇括之。）

肃毅伯李少堂制府与俞氏，于乡榜为同年，于翰林为前辈，然俞与李固未尝一面也。同治元年，肃毅奉命抚苏驻上海，有商华伯太守者，与俞亦甲辰同年也。公见之问曰：“浙江同年有孙琴西、俞荫甫二人，颇识之否？”以相识对。问所在，无以应也。适章采南修撰视学闽中，道出上海，亦与俞为甲辰同年。华伯问知俞在天津，以告公。公喜曰：“若致书，先为吾道意。”俞闻而感之，然俞实不知李公何以知之也。同治四年，俞氏始识李公于金陵，请其故，公曰：“湘乡告余也。庚戌会试后，余问湘乡今科得人否？举君名以告，因识之，不敢忘。去年余充江南乡试监临官，见湘乡公于金陵。犹能诵君复试时诗也。”俞氏叹曰：“以樾之不肖犹未见弃于师友如此，可感亦可愧也。”此一则见俞氏《春在堂随笔》。

周昀叔星誉

祥符周昀叔星誉、季貺星谥昆仲，在同光间并负才名，诗、长短句并工。而昀叔亦曾见赏于曾湘乡相国，外人殊少知之也。顷见桐城吴先生尺牋，有戊戌闰三月十九日《与福建李勉林廉访书》。中云：“南中近刻《五周先生集》，今呈上一册。五周先生者，敝师昀叔先生昆仲合集也。先生为文正公高第弟子。庚戌朝考，以《山虚水深》命题，文正公击赏先生试帖二句云：‘鹤舞空崖月，龙吟大海潮。’以为此真诗人之作。拔置第一，归告庞省三。庞时在公邸教授，与先生为同年，闻而走告先师。及揭晓，都下轰传此事，以为艺林佳话。先师在翰林台谏数十年，声名大振。周苻农先生以才自诩，独心折昀师。今遗稿零落，存者亦泰山毫芒耳。”云云。周昀叔受知于曾公，与俞荫甫事极相类。并录存之。

周季貺星谥

周昀叔星誉以试帖见赏于曾文正，已略载前篇。然其弟星谥学行，瑞安孙诒让有《麻扩诗质跋》，言之甚详。跋云：

右五言律诗一卷，周季貺先生所著也。先君以道光庚戌成进士，与祥符周叔云先生为同岁，又同入史馆，春明文宴，往还最密。先生昆季五人，咸以高文邃字，名重一时。而季弟季貺先生学尤淹洽。喜收藏异书，著录数万卷，多宋元旧槧及乾嘉诸老精校善

木，三荣郡斋，不是过也。先君曩官江东，季貺先生亦需次闽中，时驰书从先生借钞秘籍，辄录副见寄。手自理董，丹黄杂沓，精审绝伦。某某尝与校读，每伏案钦诵，以为抱经、菟圃，未能专美。既而老友谭君仲修，复为诵先生所作诗词，尤多造微之作，则又窃叹先生述造之富，非徒校讐略录之学也。比先君以太仆引疾归里十余年，季貺先生亦解组归寓吴门，书牋疏阔，久不相闻。光绪乙未冬，先生外孙冒鹤亭孝廉来瑞安，得从问先生起居，出示先生手定五言律诗五十余篇。盖先生少年时著集甚富，晚年手自删简，又质之仲修，相与商榷，仅存此一卷。高眇之致，寓诸平易，嵌奇之怀，返之冲澹。抒山长老有云：“清景当中，天地秋色。”可与论先生之诗矣。某之少时，先君尝授诗法，稍长治经史小学，此事遂废，间有所作，神思蹇郁，不能申其旨。每念袁简斋砭渊如先生语，辄用自愧。今读先生兹集，托兴孤迈，妙造自然，益复爽然自失。夫商彝周鼎，范制简朴，而非巧冶所能放造。此岂涂泽雕绩者所能窥其万一乎？独恨先君于前年冬弃养，与季貺先生卅载神交，未得一见兹集。此尤孤露余生所为展卷而泫然霑涕者已。

李慈铭

顷阅李莼客《越缦堂日记》，其中诋毁时人不胜录，兹酌记其一二以概其余。

妄人赵之谦者，亡赖险诈，素不知书。以从戴望、胡澍等游，略知一二目录，谓汉学可以当腐鼠也。亦窃购奇零小书以自夸炫，尝得钱竹汀《庸言录》写本，不知其已刻也，深秘之，改造书名冒为己作以示人。（光绪五年己卯十一月廿九日记。）

阅《邹叔绩遗书》，前刻楚人王闿运所为传，意求奇崛，而事迹

全不分明，支离芜杂。此人盛窃时誉，唇吻激扬，好持长短，虽较赵之谦稍知读书，诗文亦较通顺，而大言诡行，轻险自炫，亦近日江湖倦客一辈中人也。日出冰消，终归朽腐，姑记吾言以谕后来而已。（光绪五年己卯十二月初二日记。）

文廷式《间尘偶记》云：“李莼客以就天津书院故，官御史时，于合肥不敢置一词。观其日记，是非亦多颠倒。甚矣，文人托身不可不慎也。然莼客秉性狷狭，故终身要无大失。视舞文无行之王闾运，要远过之。”

记王湘绮

谈近代诗坛老宿，自以湘绮老人为首屈一指。然湘绮一生之遗闻轶事，言者甚多，亦有传之过甚。兹就所忆及而见闻属于正确者，略记数则，以供谈荟。

湘绮蚤登贤书，既入都，与湖口高心夔曳裾侯门，同为尚书肃顺宾客。时顺虽未居枢要，以御前大臣得文宗宠任，颇与闻国事；引王、高为策士，踪迹甚密。湘绮辛未日记，曾载往视裕庭之子及屡忆浣园往事。裕庭，即顺字也。相传胡曾之任地方，专军务，以及左在骆幕时，谤讟繁兴，文宗将与重惩，为郭筠仙侍郎嵩焘（时以翰林任南书房行走）与湘绮谋诸顺，而由潘文勤奏请，乃得大用。顺固夙持重汉轻满之策者也。当时评骘人才，佐筹军国，多与时局相关。此事闕无人知，后亦无以佐证。湘绮屡至曾胡戎幕，皆为宾客，不久即去。文正驻军祁门，兵革方亟，湘绮适客军中。文正假事分遣幕府文士，意不欲同罹于难。眉州李眉生按察鸿裔，方佐幕中，私窥文正意，进言：“壬秋在此，何不使避去？”文正慨然曰：“吾幕文士，以事遣行，不露形

迹，军心不至摇动。壬秋以客来此，遽送之行，恐外间哗然耳。但壬秋必知自处，子试窥其作何状，即报我。”李往觐，湘绮方据几读《汉书》，以白文正。文正笑曰：“壬秋殆将行矣。”已而报湘绮他去。盖早储一舟于山溪，其仆即操櫂者。李询文正：“何以知其必行？”文正亦从容告之曰：“壬秋宿学，《汉书》何必注视凝思，殆藉看书有所筹策。”李为叹服。此虽细事，足征文正之临事镇定，湘绮之警策。眉生之相从无去志，均有足多者。然文正于湘绮，始终敬礼有加，卒不用之。光绪初，湘绮依丁文诚蜀中，延主尊经书院。后归湘，主讲有年。乙丑一至天津，李文忠亦优礼之。其意实在讲席。时莲池为吴挚甫，问津为李越缦，名学相埒。虽自言倦受馆餐，他无所冀，实亦不无缺望。后谒张文襄，端旬斋于金陵，陈筱石、刘景韩、夏菽轩于鄂、浙、赣、陕，皆在投馈。戊申，特授检讨。辛亥后，又为项城罗致，任清史馆馆长。其甲寅日记在都各事，细绎殊有意味。筹安会成，由夏午诒、杨哲子为媒介，曾以代价易一推戴之电，时已八十矣。数十年耆宿名儒，少年为诸侯上客，晚岁乃奔走道途，终身抑塞磊落，亦晚清文士之怪杰也。

湘绮以民国三年甲寅三月应项城国史馆馆长之招入都，时湘绮年已八十有三。而其时所谓宠姬周妈者，亦携之北上，朝夕不离左右。外间传说，颇有近于莫须有者。实则老人以八十高年，何嫌可疑？乃有如外人所云云者。今观甲寅日记中所记，亦复殊有风趣。如云：“杨哲子请至广和居，携周姬往。”（三月十八日。）“欲条陈，周婆尼之而止。”（四月五月十九日。时湘绮任参政院参政，欲上条陈，乃谋及妇人耶？）“看报，言周妈事，殊有意味。王特生亦求周妈，则无影响矣。”（六月七日。时湘绮回湘。）“闻周妈已上湘矣，甚为失望。”（六月十五日。时湘绮方重回京。周妈先上湘。）“周妈已到，移船往迎。”（十八日。）“周姬呻吟为虫鸟音，入主人心。请周生买药，遇慢郎中，至午乃还。”（七月八日。

南人呼医生为郎中。)“廿一日,晴,伺候周姬出游东安市场。”(八月。)“周姬言黄侠仙母思子发狂。与书袁公,再请之。重伯云已将结案。今日又逢袁生日,不便扰之,乃持信去,又不得千元矣。宜令完夫知之。”(八月廿四日。按黄侠仙即黄同生,宜黄人,能白日见鬼神,且能望人顶上气,以断吉凶。民国三年夏,其子因事受羁,曾托湘绮为当道缓颊。湘绮允之。当时都中以黄案交法院办。即有人言黄以千金贿周妈。陈完夫曾告之湘绮。湘绮云:“余信又长价矣。”故此记及之。)此皆可玩味。湘绮于是年冬月辞馆长。十二日晚间,搭京汉车返湘。先有一呈辞国史馆馆长及参政各职。起句云:“呈为帷簿不修,妇女干政,无益史馆,有玷官箴,应请罢免本兼各职。”内述年迈,不能须臾离周妈,而周妈招摇撞骗,可恶已极。此虽嘻戏之笔,亦玩项城于股掌也。

湘绮于冬月十四日抵汉口,又作一书与袁项城。其书云:“前上启事,未承钧谕。缘史馆设立,本意收集馆员,以修咨访,乃承赐以月俸,遂成利途,按时支领,又不时得,纷纷问索,遂致以印领抵借券,不胜其辱,是以陈情辞职,非畏寒避事也。到馆后,日食加于家食,身体日健,方颂鸿施,故欲停止两月经费,得万余金,买广厦一区,率诸员共听教令,方为廉雅。若此市道,开自皦生、曾叔孙通之不如,岂不为天下笑乎?前拟将颁印暂纳夏内史处,又嫌以外干内,因暂送存敝门人杨度家,恭候询问,必能代陈委曲。闾运于小寒前由汉口还湘,待终牖下。奉启申谢,无任愧悚。敬颂福安。闾运谨启。附启者,觐见礼服,夏热冬寒,众皆不便。宜飭改用中制。”此启亦多趣语。

湘绮平生,以诙谐见称,晚年尤恣肆玩世。要之出言风趣,令人解颐。此亦旧日文人通习,非性情乖僻也。兹再记其二事。武陵陈锐云:“湘绮翁徇端方之请,重游江南,年已七十余矣。时余方摄靖江县事,同人电招往会,文酒过从无虚晷。翁日见客数十起,赴宴四五处,或小车径往,未尝言疲。陶渠林进

言曰：‘久违先生，而满脸春气，为寿无量。’翁曰：‘凡当名士的，必带几分秋气。尔乃谓我有春气耶？’一日宴于袁氏寓园，翁独后至。入门即言曰：‘顷从某处席散，人谓我何往？我笑曰：中和园耳。’中和园，本普通饭馆名。而是日主人则同乡唐子中、秦子和、陈子元三观察公宴也。辛亥国变次年，翁年八十，贺客皆短衣剪发，作洋人装。翁蟒袍貂褂，道貌岸然。或有谏之者，翁曰：‘客辈皆著外国服，吾独不可耶？’后二年，为项城强起入都，车至新华门。翁拏帷曰：‘吓，新莽门！’其发言成趣如此。翁凤目长髯，仪观甚伟。虽言谈诙恣，造次必有检则，训迪诸子，不稍宽假。从学诸生，罔敢悖慢。每至人家，主人未出，未尝就坐。翁在湘主讲衡阳船山书院时，有请业者，欢然指授。凡所圈点，朱紫如印模。此皆读书人结习，不尽如人言怪诞也。”

袁克桓尝于甲寅间从湘绮学诗，日记中所称为袁四公子也。是年十一月五日，雪。六日日记云：“晨起看雪，犹有搓绵。喜冬至郊得瑞雪。天亦三年不食矣。岂喜于得礼耶。作诗志之。诗云：‘夜寒忽微和，时雪曜祥霁。良辰接至日，晏处共斋明。郊坛旷高寒，凛栗惧宵升。圣相总隆礼，百僚肃精诚。练缟岂无感，神哉沛先灵。九衢既平直，四海庆丰盈。麦苗信有孚，荔挺伫微馨，余昔贱龙衣，徂年漫自惊。幸无缁尘污，归与闭柴荆。’以示袁四公子，为发蒙学诗也。”云云。余谓此虽湘绮老年一时兴到之戏笔，然局度整齐，章法显露，恰是老人早年正格，亦即为后生学诗之矩范。欲学湘绮一派诗者，试就此一篇细细味之，其门户固历历可窥也。（是年十一月七日冬至。）

湘绮言谈诙谑，开口成趣，而其联语亦有之。如郭筠仙嵩焘之卒也，湘绮挽联云：“悲悯圣人心，孟子见分际，而公见乖厓，若论名世当时笑；词华翰林伯，同年居要津，而屏居乡里，毕竟文章误我多。”殊有谐趣，然非湘绮不敢言也。张文襄公之